

陕北的红星刘志丹

SHANBEI DE HONGXING LIU ZHDAN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寫了劉志丹從學生時代到在陝北鬧革命，這一段時期中的事跡。內容有：“在榆林中學”、“競選團總，搞武裝”、“太白鎮收槍”、“雪夜宿橋山”、“山神廟”、“鷄”、“劉志丹又領兵了”等故事。

陝北的紅星劉志丹

(劉志丹故事片斷)

本 社 編

范 一 辛 繪 圖

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014號

上海國光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書號：文1120(中) 開本 787×1092 紙1/32 印張1 7/16 字數23000

1958年11月第1版 1969年4月第4次印刷 印數 190001—250000

統一書號：R10024·2091

定價：(4) 0.11元

一 在榆林中学

刘志丹同志是陕西省保安县(注)人。1922年,他在榆林县榆林中学念书。这时候,在陕北当权的是井岳秀。井岳秀是一个封建军阀,坏透了,抽丁收税,杀人放火,还种了鸦片烟来毒害人民,真是无恶不作。陕北是个苦地方,地势高天气冷,不是光秃秃的黄土岭,就是沙荒地。农民在黄土坡上种庄稼,稀稀拉拉的,雨下大了就被冲掉;不下雨,又闹旱灾。井岳秀又想出种种花样来压榨人民,人民吃不上穿不上,简直活不下去了。

1921年冬天,魏野畴同志到了榆林中学,把学生会组织起来了。1922年,刘志丹做了学生会的主席,在魏野畴等同志的领导下,成立了话剧研究会、社会科学研究会、文艺研究会,还办起了个平民小学校。

井岳秀有个儿子叫井文龙,生得又瘦又小;左眼很

(注) 为纪念刘志丹,现改名为志丹县。

大，右眼却又很小，样子很古怪。人們都喊他“独眼龙”。井文龙在榆林中学低年級念書，平日仗着爸爸的勢力，不好好用功讀書，一天到晚东游西蕩，惹是生非。榆林中学的学生早就把他恨得牙痒痒的了。

有一天，榆林大街上的万佛楼前，有人搭台唱戏。榆林中学許多学生都湊熱鬧去了。有一个学生叫苗从权的，去得很早，站在前面，看得正起勁，井文龙带着几个狗腿子也来了。井文龙嫌苗从权站在前面擋住了他，要苗从权讓开。井文龙平日在学校里最討人厌，苗从权哪里肯讓，对井文龙說：“你要占好位子，为什么不早点来！”

“老子早来晚来，干你屁事！你要識相，就讓开点。”井文龙瞪眼說。

几个狗腿子看見有人竟敢和他們的井少爷頂撞，就动手打苗从权。幸亏苗从权力气大，又懂得一点武艺，沒有吃亏。

这事早有人跑回学校报告刘志丹去了。刘志丹一听，憤怒地說：“这还了得！井岳秀这几年在陕北吸干了老百姓的血，老百姓恨他入骨。現在輪到他的儿子来称霸称王了。不教訓教訓他，老百姓还有日子过么。”他立刻找到了苗从权，問清楚經過情况。又把謝子长、王子宜、李力果几个同学找来，一同到他房間中

商量。刘志丹說：

“井岳秀在陝北无法无天，这笔賬我們还没有跟他算清哩！現在又輪到他的儿子作威作福了。难道我們注定要受姓井的欺侮不成！我們要罷課！要求学校开除井文龙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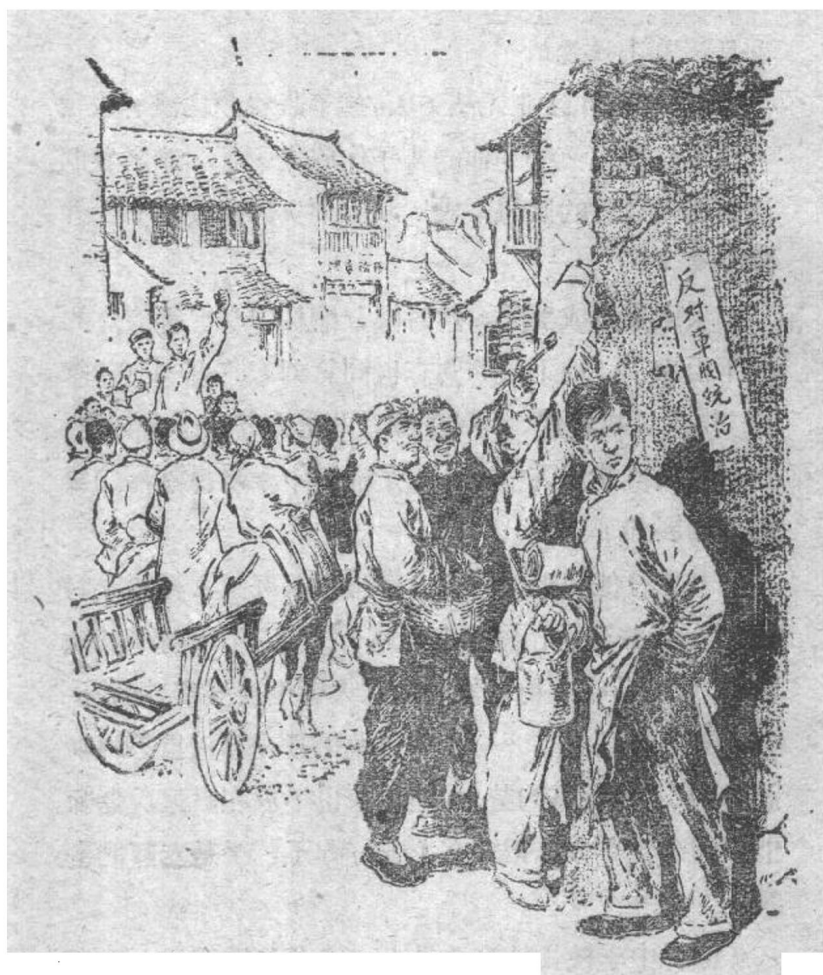
大家都贊成罷課。这时候，榆林中学已經有党的地下組織了。地下党的同志也同意刘志丹他們的意見，指出这次罷課，不只是反对井岳秀的儿子井文龙，而且要反对井岳秀本人。于是榆林中学轟轟烈烈的罷課运动展开了。

刘志丹他們把标語、大字报都写好了。标語上写着：“反对井文龙在榆林中学橫行霸道”，“反对軍閥統治”，“反对苛捐杂稅”。他們还到大街上去演講，把井岳秀的許多丑事揭露开来。井文龙平日在学校里不用功讀書，仗着他爸爸的勢力，連老师也不放在眼里。老师們都認為沒有办法把井文龙教好的了，于是老师們也贊成开除井文龙。

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馬上去找井岳秀商量。井岳秀一听，鼻子都气歪了。

“这些小子敢来反对我嗎？来呀！副官，給我派一連人去把榆林中学包圍起来！叫他們馬上上課！”

副官見是井司令的命令，不敢怠慢，急忙派了一連



軍隊，只許進不許出，把榆林中學包圍起來了。

榆林中學的前門後門，宿舍門口和出入通道，都有井岳秀的兵把守着，槍上膛，刀出鞘，好象上戰場打仗一樣。刘志丹、王子宜、李力果几个学生会的人連忙到

各处宣傳，动员大家：不开除井文龙，决不復課。刘志丹对大家說：

“井岳秀的算盘打錯了！派了这一百多个紙人紙馬来，就能把我們吓住嗎？陕北只有榆林中学一个中学，北京、天津都有榆林中学毕业出去的同学。井岳秀胆子再大，也不敢毀了我們的学校。同学们，我們要团结起来，宁愿死，也要保护我們的学校！”

有許多同学的家长，听說学校被井岳秀派兵圍困了，都跑来探望儿子。刘志丹就去找这些学生家长，告訴他們井文龙蛮橫无理，欺压同学，井岳秀却又包庇自己的儿子，要把榆林中学的学生开刀，毀掉榆林中学。刘志丹又发动同学写信回家，宣傳井岳秀在陕北做的种种坏事。这样，榆林、保安、西安等許多地方都傳开了，說井岳秀太岂有此理了，为了自己不成材的儿子，要毀掉学校。

井岳秀以为那些十五六岁的娃娃們，見了大兵就乖乖地復課了。他哪里料到会惹起这許多麻煩。他的丑事快要讓得全中国都知道了。

刘志丹看看井岳秀对罢課沒有一点办法了，就主动提出復課的条件，派代表和校长杜斌丞一起到井岳秀那里談判。

杜校长找到了井岳秀，对他說：“井老，我已經和学

生会的人商量过了，他們一定要井文龙退学，才肯复課，还要保証今后不再派兵欺压学生。”杜斌丞接着又說：“現在事情已經鬧大了。我看只好依着他們吧。西安是个大地方，比榆林好，还是讓井少爷到西安去念書吧。”

井岳秀本来正在为难，听杜斌丞这么說，也就只好依了他，答应叫井文龙到西安去念書。

榆林中学的大罢課，就这样胜利結束了，学生們还开了庆祝大会呢。

二 竞选团总，搞武装

1925年秋天，党派刘志丹到广州黄埔軍校学习。刘志丹从黄埔軍校毕业以后，回到西北，当国民革命軍第四路軍政治处处长，参加东征，打北洋軍閥。大革命失敗后，他和三四十个共产党員一起被赶出了部队。1928年夏天，刘志丹和唐树、謝子长等同志組織了有名的渭华起义。起义失敗后，他回到陝北保安做党的工作。

刘志丹化装回到他的老家保安，找到地下党的同志王子宜，商量了三个晚上。王子宜問他：

“我們在第四路軍里有許多共产党員，做了不少工

作，为什么一下子就被人家撵出来了？”

刘志丹說：

“唉，老王，我們沒有枪杆，只靠一張嘴巴和一枝笔，人家一翻臉，我們就只有滾蛋！”

刘志丹从几次斗争中，痛切地感觉到，搞革命沒有枪杆子是不成的。后来，他当了陝北的特委書記，决定回保安积聚革命力量。当下，他把特委搞武装的意图告訴了王子宜，他說：“保安在陝西和甘肅两省的边界上，地方偏僻，反动統治力量比較薄弱，我們对这里的地理又熟悉，認識的人又多。这是有利条件。所以我們應該把保安的党組織好好整頓一下，扩大党的力量……”

他們两人又找了曹力如同志来商量，怎样把民团团总的职位夺过来，做将来打游击的基础。

当时，保安的老百姓真是苦极了。捐稅加到八十多种。一担柿子挑过街，也要收四五角錢的稅。更加上連年鬧灾荒，顆粒不收，农民吃树皮吃野菜，吃得臉腫腿軟，到处有餓死的人。保安县民团的总团总名叫路仰之。他的民团出去捉人，也要收彈葯費、慰勞費。平时，路仰之还派团丁到各家各戶去收粮收稅，象个催命鬼。保安的老百姓早穷得連口粮也沒有着落，还要拿出冤枉錢来供奉路仰之，所以老百姓都恨不得他早

点死掉。再說路仰之这个家伙，敲詐勒索，侵吞公款，早就得罪了許多紳士。因此，大家都对他不滿，只是沒有人出头罢了。

刘志丹在王子宜家里住了几天，从地下党的同志和認識的人那里，知道了路仰之做的全部坏事、丑事。刘志丹和王子宜、曹力如等同志分头到一些紳士和大街上的各家各戶去串联，訴說路仰之的种种坏事、丑事。王子宜还悄悄告訴人家說：“刘志丹回来了，要为家乡做些事。”

只过了几天，保安城里的吃食鋪、杂货店里都有人談論着：“掌柜，路团总派人下乡收捐，逼死了人命，你听说沒有？”“是呀，我說呢！路团总一年能有多少軍餉，又盖房子又买地。这一下好了，出了人命啦！”有个老汉还附着掌柜的耳朵說：“人說刘志丹要回来做团总呢！”掌柜回头看看四外沒有生人，也輕輕地說：“刘志丹是个人材，心腸又好，做咱团总那才好呢！”

保安大街上的风言风語，傳到路仰之的耳朵里，弄得他坐立不安。保安县县长那里，也一天到晚有人去訴說路仰之的伤天害理的勾当。真是弄得老百姓人人怨恨了，看样子，不改选团总是成不了的了。路仰之只好同意改选团总。

刘志丹他們估計了一下，覺得选上团总有八九成

把握。于是就提出了刘志丹、曹力如两位同志当候选人，参加竞选。

选举的会场设在保安小学的课堂里。走廊上，会场里都贴满了标语：“请投刘志丹先生一票！”“请投曹力如先生一票！”“选刘



志丹先生做团总！”会场上坐满了我们的人，县长坐在主席台上，亲自监选。刘志丹坐在县长的旁边，一面和县长说话，一面和到场的人点头打招呼。路仰之黑着脸，坐在一边。

选举快开始了，只见一个人走进会场来，挤眉弄眼地跟路仰之咬耳朵。路仰之听了站起来对县长说：“县长，外面有十几个公民要进来选举。我看让他们进来吧！”县长看了看刘志丹，见他不说话，就点头答应了。说话间，便有一大串弯腰驼背的老头儿走进会场来，一

面走，一面咳嗽。刘志丹一看，知道这是路仰之弄的鬼，他想多捞几張选票。

我們这边的人心里非常着急，眼睛直盯住刘志丹，只見他不动声色，拿起鉛笔在紙上写了“学生”两个字，递给背后的王子宜。王子宜把紙条打开一看，明白刘志丹的意思，就悄悄退出会场去了。过了一会，刘志丹看見王子宜回到会场来了，就对县长說：“县长，老百姓可以参加选举，学生当然也可以参加选举。会场外面有一班学生，也讓他們进来投票吧！”县长点点头，說声：“好吧！”王子宜一招手，早就等在課堂外面的一班学生，就挤挤拥拥走进会场来了，一共有二三十个。路仰之看着，真是“哑巴吃黃連”，有苦說不出。

选举結果公布了，我們这边得的票数最多。刘志丹同志当选了团总，曹力如同志当选了副团总，連一位沒有正式提名的同志也当选了副团总。就是路仰之沒有选上。事后知道，路仰之叫人領进来的十几个老头儿都是他出錢請来的。

后来，老百姓把刘志丹他們三位正副团总吹吹打打送上任。刘志丹他們把民团抓到手里，就搞起武装斗争来了。

三 太白鎮收槍

国民党反动派保安县县政府設在永宁山上。中国共产党在陝西、甘肃边界地区进行地下活动的重要据点，也在这座山上。

1930年9月14日的黄昏，保安县民团团总曹力如(这时由曹力如当团总了)坐在炕桌边，看着几封向他打听刘志丹的信，自言自語地嘮叨着：“为什么还不見消息……”

忽然門外有人叫了声：“报告！”

曹力如抬起头，一个团丁站在他面前說：

“外面有个人要見团总。”

曹力如警惕地收起信，問：

“是什么样人？”

“穿一身藍布衣服，头上戴頂麦秆草帽，中等个子，瘦瘦的，深眼窩，高鼻子，看来有二十几岁，口音象本地人。”

曹力如笑了笑，心想：一定是刘志丹同志，这个新来的团丁不認識。忙說：

“快請他进来！”

一面搶先跑出去，一把拉住刘志丹的手，笑着說：

“老弟，我正叨念你，你就来了，真是‘說起风就是雨’。”

刘志丹进门把草帽往桌上一扔，坐到炕沿上。曹力如从文件箱中拿出几封信递给刘志丹。刘志丹靠着炕桌，左手托着额角，翻着从宁夏、榆林、延安等地做“兵运”工作的同志的来信。

两个老朋友久别重逢，說不完的話儿。他們談起今后怎样繼續搞“兵运”工作的問題。

刘志丹說：“党要我們搞‘兵运’工作的目的，是为了組織自己的武装。根据毛澤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的經驗：革命的武装必須是在与反革命的武装斗争中成长起来。我們必須趁目前边界敌人力量薄弱的机会，瞅准目标，消灭他們，搞起自己的武装，打游击……”

“好是好，人、枪，一时可搞不起多少啊！”曹力如說。

刘志丹咬了咬嘴唇，說：

“干革命的人，不下决心不行，哪里能抓一把就抓，周圍这些反革命武装，我們为什么不想法先搞掉他們几个？”他想了一会，又盯着曹力如問：“周圍这些民团，我們掌握哪个的情况多？哪个的武器好？”

“比較起来，还是太白鎮民团的情况，我們掌握得多。据說民团团部从寨子上搬到街上来住了，住得很

分散。自从改編为‘隴东民团軍二十四营’后，对老百姓勒索得更凶。听说最近还打死了几个老百姓……”

談到半夜，曹力如送刘志丹到另一个房間去睡觉。

第二天早晨，曹力如走进刘志丹的房間，看見地上扔滿了烟头。刘志丹衣服穿得整整齐齐，靠在椅子上，一双眼睛盯着对面牆壁。

“昨晚睡得好吧？”曹力如亲切地問。

刘志丹轉过头来笑了笑。拿起两个空烟盒，开玩笑地說：



“这就是昨晚的成績，我給你們站了一夜崗……”

早飯后，曹力如通知了卢仲群、刘連长等七八个同志到永宁山团局。还有从宜川、延安、瓦窑堡等地来找刘志丹的魏佑民等四五个同志。刘志

丹和这些同志商量怎样搞武装的事。恰巧，在隴东和刘志丹一起搞“兵运”工作的楊树荣同志也从庆阳回来了。楊树荣对刘志丹說：

“我在三道川脫險后，逃到庆阳，向‘隴东民团軍司令’譚世麟报告事变的經過。譚世麟还假仁假义地要我把你‘招撫’回来，还是担任他的騎兵第六营营长。同时，他还把民团軍二十四营的王营副叫来，当面交代，要他协助这件事。王营副也奉承說，他听过你的講話，很佩服你，一定要出力协助……”

刘志丹听完楊树荣的这一席話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笑着对楊树荣說：

“‘招撫’？看誰招撫誰！老楊，我們这两天正愁沒法搞他們，你倒給咱带来了办法。”他又回头对曹力如說：“力如，对象有了，办法也有了，就是人还少一点，枪还差得很多哩！”

大家商量了很久，決定“將計就計”，一方面派楊树荣再到太白鎮去通知黃二子，要他們准备粮草，說是騎兵六营随后就来，这样，先把敌人稳定住。一方面在永宁山民团中抽調一些人、枪和馬。

第二天，曹力如把这个計劃报告了党支部的王書記，当即召开了党支部會議，会上，刘志丹把这个計劃詳細地說了一遍，經過大家討論，決定在永宁山民团中

抽調十个精干的同志、十枝好枪、十匹好馬。刘志丹和公安局长陈定邦相識，又从公安局調了几枝步枪，加上刘志丹从庆阳带回来的枪和馬，以及各地来的同志带的枪和馬，共凑起二十多个人，二十枝长短枪，二十多匹馬。于是，又在这里赶制了一些軍衣和旗号。

过了两天，人馬調齐了。一天晚上二更时分，刘志丹带着这支队伍，有的背着长枪，有的挎着短枪，有的背着大刀，靜悄悄地从永宁山出发了。

天亮以前，队伍到了离永宁山四十里路的白砂川。刘志丹想在这里做些准备工作，就命令队伍停下来休息。

白砂川只住着几家穷人，周圍全是森林，前些年头，除了土匪以外，很少有人到这里来。

第二天吃过早飯，刘志丹向全队动员以后，把队伍带到村子外面的野地里，

